



百家笔会

藕花深处

□ 刘峰



只见面前的沟渠，
竟蹿出了几枝莲，
风拂过，雨珠在叶面滚来
滚去，叶子一抖，“哗”然泻
下一泓清波，露出的一两
朵莲花，宛如红红的火苗
在静静燃烧。

那时正值年少，每当进入三伏，故园的藕花深处，就成了大家避暑的天堂。

放了暑假，赤日炎炎的晌午，于知了嘶鸣的村巷深处，就响起了“水鸟”的叫唤。要不一会儿，巷子深处，声音此起彼伏。一刹那，东墙西篱，前院后门，就探出了不少青葫芦似的小脑袋。

很快，巷子里静了下来，我和小伙伴一个个如“草上飞”，转眼间溜出了村庄，穿过青郁郁的田野，扑向千顷莲湖的怀抱。

南宋文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在故乡，凡是有水的地方，皆能看见莲的倩影。特别是到了盛夏，从黑油油的淤泥里，滋生出水灵灵的莲藕，向碧空挑出青郁郁的荷叶、粉嘟嘟的莲花，成了乡亲们眼中寻常的风景，也成了游子们的“梦里荷乡”。

有趣的是，一场大雨过后，莲湖的莲藕竟串门来了——清晨，当“吱呀”一声打开门，一阵清幽幽的荷香扑鼻而来。只见门口的沟渠，竟蹿出了几枝莲，风拂过，雨珠在叶面滚来滚去，叶子一抖，“哗”然泻下一泓清波，露出的一两朵莲花，宛如红红的火苗在静静燃烧。

顺着沟渠，望向莲湖，只见田田的荷叶间，除了鲜妍的荷花，还有马蹄大小的莲蓬，一只只硕大、饱满、圆润，简直诱人极了。

当钻入莲湖，世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日色冷了几分。村庄的狗吠鸡啼，似乎一下子变得遥远。水柔波清里，莲叶宛如一只只绿伞探出水面，

高高低低，层层叠叠，密密匝匝，遮住了白炽般的日光，制造了一方清凉的世界。

沉浸在馥郁的荷香里，感觉呼吸的空气都带着绿意，深深吸一口，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

“咔嚓——”一缕清脆的声音响起，一枝长着莲蓬的青梗儿被我折断，握在了手心。如同猴子下山掰玉米似的，大家有说有笑，一路穿行，一路采摘，总感觉前方有更好的。

不一会儿，手心里就有了一束莲蓬，实在握不下了，就扯几根蒲草将它们绑住，负在背上。

在莲湖里采莲，一不小心，就会撞上正在悄然绽放的莲花，一刹那，胭脂色的花萼仿佛触电似的张开，流苏般的花蕊颤了颤，露出青嫩嫩的莲房，是那么的惹人爱怜，仿佛前世有缘。

为防止迷路，能顺利返岸，我和小伙伴沿途作了记号——作记号的地点，往往是一个鸟窝，或一丛莎草，或一条小洲，或一株红柳。这真是一个神秘而美妙的世界！荷叶遮天蔽日，愈往深处，愈发清凉，仿佛漫行在盛夏的原始丛林。

“嘎，嘎——”一对野鸭一边叫，一边朝这里张望，叫声尤为急切。原来，在一丛茂密的荷叶下，有一具采用芦苇、菖蒲等水草编织的鸟巢，里面躺着五只天青色的鸟蛋。见此情形，我们一下子明白了：这一对鸟夫妻是在提醒我们，不要碰它们的“宝贝”，眼下它俩正在孵卵呢！

“哗——”不远处，一口平镜似的小水荡，起了几圈涟漪。定睛一瞧，

原来是两条水鳊正在教孩子们游水、觅食。鱼崽们聚在一起，在水里游荡着，仿佛一团云影飘来飘去。这一对父母如同两艘微型的潜水艇，静静地护佑在孩子们的一旁，始终不离不弃，让人充分感受到醇厚的亲情。

令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正当大家疲惫之际，于水天相接处，飘来了一条船——是父亲接我们来了。

原来，当一觉醒来，父亲见我不在屋里，走出门外，发现一条街巷静悄悄的，顿时明白我和小伙伴们偷偷下湖了。于是驾了船，寻我们来了。凭着经验，他发现有一些荷叶无风自动，就知晓我和小伙伴们们的方向了。

当船靠近，大家将一捆捆莲蓬抛入船舱，随后纷纷扒上了船。我抬头望了一眼日头，发现它正朝着西天滑去。深谙水上作业的父亲，熟练地摇起了桨，很快找到了一条通往码头的水路。在鲜红的落日沉入湖面的那一刻，我们在柳岸系了船，回到了炊烟袅袅的村庄。

恍惚间，到了黄昏，月亮之下，家家屋顶升起了袅袅的炊烟。大人小孩一起动手剥莲子，将它们做成清炒莲子、莲子汤、莲馅饼子等美食，一时间，撩人的香气氤氲了整个村庄。

坐在竹床上，大家一边滋滋有味而食，一边欣赏湖天的最后一抹晚霞，只见它静静地横陈在那里，由粉红化作深深的紫，这深深的紫，令人想起很久以前的一桩往事，忆起生命里的一位故人，于柔软的内心深处，不由泛起一缕青烟似的、甜蜜的哀愁……

东坡拒墨

□ 余娟

苏轼被贬黄州时，常在临皋亭外的竹床上铺开宣纸，以松烟墨笔写《寒食帖》。他的字如乱石铺街，却藏着筋骨，慕名求墨宝者踏破门槛。

起初，苏轼来者不拒。乡邻送一筐新摘的柑橘，他便挥毫写“日啖荔枝三百颗”相赠；孩童捧着自家腌菜来讨字，他便在菜叶上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些随意之作被商贩高价转卖，甚至有人将他随手丢弃的废纸裱成“东坡醉笔”，在市集上叫卖。

渐渐地，求字者如潮水般涌来。有举着族谱认亲的远方宗亲，有带着名帖自称门生的投机者，更有甚者，将苏轼早年为寺庙题写的匾额拆下，锯成小块冒充真迹。苏轼不得不日日应酬。

一日，苏轼在雪堂外贴出告示：“纸墨工本，每幅五钱。”众人见后哗然——五钱不过买半斤糙米，如何能换得东坡真迹？可当他们看到落款处“苏某非鬻字为生，实不堪扰”的小楷时，又不得不按价求字。

然而，这告示并未挡住贪婪的脚步。有人故意少带银钱，称“余下改日奉还”；有人捧着半幅残破的《定风波》，恳请苏轼补全词句；更有甚者，将苏轼为友人题写的扇面撕去上款，谎称是“东坡亲赠”。苏轼无奈，在告示旁添上“只写半幅词，补字加三钱”，又在案头摆上刻着“润笔已收，恕不补墨”的铜镇纸。

面对络绎不绝的求字者，苏轼渐渐有了心得。他将常见的词句写成模板，来人只需选择内容，他便提笔一挥而就。遇到纠缠不休者，他便指着案头的《寒食帖》说：“此帖写尽人生况味，若能解其中意，何须求字？”

有人不解，问苏轼为何不直接拒绝。苏轼笑道：“世人皆爱墨宝，却不知墨宝本是心迹。若将心迹明码标价，与市井商贩何异？”他依旧为真正懂他的人挥毫，却在落款处盖上“雪堂居士”的印章——这方印章，成了鉴别东坡真迹的唯一凭证。

多年后，苏轼离开黄州时，雪堂外的告示已被风雨侵蚀得斑驳不堪。但那些被他拒绝的求字者，却记住了他的字里行间流淌的风骨；真正的墨宝，不在纸绢之上，而在人心之间。

菜的特点之一，就是浓油赤酱，就是味厚之意。就油爆虾而言，本帮菜要比淮扬菜烈入味，却丝毫不显油腻。那卤汁液稠得紧紧包裹着食材，一点也不多余，一滴也不浪费，真是恰到好处。那天真是吃得有滋有味，颇有体悟。

河虾不仅是道美味，更是画家的爱物。自古及今，很多人都画过河虾，最出名的该属齐白石了。他老人家所画的河虾，或三五嬉戏，或成群游动，真是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令人叫绝，尤其那虾须，画得很长，飘逸而灵动。

闲庭信步

走得最快的秒针

□ 张宏宇

秒针疾驰，分针悠然，时针则缓缓踱步。我常常凝视墙上的时钟，秒针如脱缰之马，一圈接一圈，不知疲倦，亦无片刻停歇。分针则悠然自得，若不仔细看，几乎误以为它静止不动。至于时针，则慢条斯理，即便凝视很久，也难以察觉其丝毫移动之迹。

少年时期，我们如同秒针，奔忙不息，恨不得将一日拉长至两日。功课、游戏、交友、梦想，每一刻都紧抓不放。那时的时间，确实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分秒必争。记得年少时，为了赶一场数字竞赛，我曾穿越三条街巷，气喘吁吁地站在学校门口，却发现距离考场尚有10分钟。这10分钟，在今日看来不过转瞬即逝，但在当时却感觉非常漫长。

步入中年，我们则化身为分针，虽依旧前行，却已少了那份急切。事业、家庭、责任，虽同样重要，却也不必急于求成。有时，午后的小憩，阳光洒满脸颊，也不觉得是在虚度光阴。我认识的一位中年商人，年轻时曾是个急性子，如今却常坐在办公室窗前，凝视着楼下的行人车辆，一坐便是半小时。他时常会说：“不要着急，该来的总会来。”

老年时，我们则如同时针，几乎看不出丝毫移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似乎总在原地踏步。然而，某日蓦然回首，才发现10年、20年已成过往云烟。我邻居家中的老爷子，每日清晨必坐在门前的藤椅上，静观街景。我上班时见他坐在那里，下班归来他

仍在原处，姿势都未曾改变。我曾以为他的时间停滞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他的头发已全然斑白，才猛然惊觉时光早已悄然流逝。

我们常感叹人生苦短，其实人生是漫长的，只是我们分配时间的方式各不相同罢了。少年时，我们将一年过成了十年；老年时，我们却将十年过成了一年。秒针之所以走得快，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太多的期待；时针之所以走得慢，是因为我们已不再关注它的步伐。

钟表匠人在设计钟表时，或许并未想到这些。他们只是遵循数学规律，让秒针每分钟转一圈，分针每小时转一圈，时针每十二小时转一圈。然而，这机械的规律，却意外地映照

出了人生的轨迹。我们年轻时拼命奔跑，年老时缓步前行，却始终在固定的圆周里循环往复。

有时，我会遐想，假如人生真的如同钟表，能否调慢秒针，加速时针？让少年时期不再那么匆忙，老年时期不再那么迟缓？但转念一想，时间的速度本就恒定不变，变化的只是我们的感知。就像那钟表，无论我们如何凝视，秒针永远比分针快，时针永远最慢。

夜深人静之时，钟表的滴答声格外清晰。它走得那么快，却永远无法追上自己的尾巴；我们活得那么急，却永远赶不上生命的尽头。人生，或许就是一场与秒针赛跑的游戏，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得奋力奔跑。

生活纪事

冰箱里的二十四节气

□ 亦远山

我的冰箱门上贴着一张节气表，是去年酸奶附赠的。塑料磁贴，红底黑字，印着“立春”“雨水”“惊蛰”……像是某种古老契约的副本，被随手吸附在现代家电的金属外壳上。

拉开冷藏室的门，冷气扑面而来。最上层码着几盒速冻饺子，包装袋上印着“荠菜鲜肉”——荠菜该是春天的滋味，但机器剁碎的馅料早已模糊了季节。第二层的透明保鲜盒里，躺着半块西瓜，红瓤黑籽，是超市里常年供应的“反季甜蜜”。古人说“夏至食瓜”，可我的冰箱里，西瓜从立春存到冬至，从未缺席。

冷冻柜更像个时间琥珀。去年中秋的月饼，遗忘在角落的粽子，甚至还有一包标注“冬至汤圆”的糯米团子，硬得像小石子。它们本属于不同的节气仪式，如今却在零下十八度的永恒寒冬里和平共处。母亲总说，从前过冬要囤白菜，腌雪里蕻。而现在，我的冰箱替我完成了所有“囤积”的使命，甚至不必再囤四时。

最下层的抽屉是蔬菜的墓场。

一把蔫了的菠菜，几根发黄的香葱，还有半袋拆封的嫩豌豆——它们本该在清明前后吃最鲜美，如今却软塌塌地缩在保鲜膜里，像被抽干了魂魄。我忽然想起《东京梦华录》里写的汴京菜市：“立春卖萝卜、生菜，小满则贩新蒜、黄瓜……”而我的冰箱，早已把二十四节气搅成一团混沌的“保质期”。

偶尔也会试图抵抗这种失序。谷雨前后，我买过一包新茶，标签上印着“明前龙井”；霜降那天，特意炖了锅羊肉，汤里飘着两片当归。但茶叶最终在冰箱的异味里染上了芝士的味道，羊肉则因为加班，在微波炉里热了又凉，凉了又热，直到立冬才吃完。

某天深夜，我蹲在冰箱前啃一支冰淇淋。冷光从里面渗出来，照着节气表上“大暑”两个字。忽然觉得，这方方正正的金属盒子，像极了当代人的“岁时记”——我们用科技打败了季节，却把节气过成了冷藏柜里的一格格。

关上冰箱门的瞬间，那张塑料节气表轻轻颤动，像一声无人听见的叹息。

乡间美食

鲜美河虾

□ 徐永清

淡水之中，虾的品种很多，论口味，谈营养，说价格，受众度，均以河虾为最。

河虾又称青虾、沼虾、日本沼虾，该虾喜欢栖息于水草场所，大凡河湖沟汊，均有其行踪。我对河虾很熟悉，过去我们家常吃虾，我也钓过河虾。扬州有座世人皆知的瘦西湖公园，早年间，早晚时段都免费开放。我们钓虾的首选，就是公园的“长堤春柳”一带。那是一条很长的长堤，遍植桃柳，景色迷人，是扬州的名胜。这里水质好，水位浅，加之水草丰茂，是钓虾的最好去处。

钓虾要有虾网，诱饵仅是鸡肠、鸭肠，或是长鱼（黄鳝）的骨头。虾网下水后，便可静静地等待。钓虾不像钓鱼，要枯坐，要傻等，只要虾网一放，您便可随意走动，四处闲看，亦可哼歌发呆。大约十五分钟的时光，便可依次起网。每次起网，都有收获，那虾全是一色水的个头，中指样弯曲的大河虾。多的时候，每网能有七八只，少的也有两三只。出水之际，那虾活蹦乱跳的，真是喜人。经常我们都要剥几只虾解馋，那虾肉鲜嫩滑爽，弹性十足，

还有点咸，像果冻，也有点像龟苓膏，一抿就下肚。这种享受，局外之人，难以体会，那个味道至今难忘。

用河虾烹制的美味实在太多，难以枚举。通常，就人们喜爱的虾肴来说，有醉虾、油爆虾、盐水虾、炒虾仁、河虾炒韭菜诸等。河虾入锅，一定要新鲜，很多人不知究竟，其实到菜市场一看就明白了。所有鲜活鱼虾类产品，都供养在满盛清水的盆中，还要用增氧机，源源不断地输入氧气。鱼虾们在水中或游之，或蹦跳，用实际行动，展示着无尽的活力。新鲜的河虾，头部与身体是相连的，肉质是个整体，细腻而有弹性。死虾的头部或断落，或者若即若离的，肉质松散。

在所有的河虾菜肴之中，我最偏爱的是油爆虾。记得前些年，到上海出差，在沪工作的女儿做东，请我到沪上一家老字号酒店吃饭。女儿知道我喜欢吃虾，席间点菜，首选就是油爆虾，这是沪上的名菜，此菜的主料就是大河虾。油爆虾上桌，顿时一股浓烈的虾香，扑鼻动人。此道佳肴，通红油亮，喜庆生动，酥脆喷香，齿颊留芳。本帮菜（上海

假如

(外一首)

■ 董国宾

假如风有形状，
是飘飘的云，还是舞动的叶？
我愿捕风成瓶，
封住那无形的诗。

假如水有颜色，
是碧绿的湖，还是湛蓝的海？
我愿捧水为画，
绘出流动的彩虹。

假如时光倒流，
是回到童年，还是遇见初情？
我愿逆时而上，
紧握那遗失的笑。

假如梦有边界，
是梦中的我，还是梦外的你？
我愿追梦到天涯，
寻找那梦中的真实。

假如爱能永恒，
是不变的誓言，还是深情的眼神？
我愿以爱为笔，
写下岁月的长诗。

假如生命重来，
是重复往昔，还是开启新篇？
我愿生命如花，
绽放每一刻的灿烂。

大自然是辩才

人生的这头是山
那头是雾
这头是一艘船的划桨
那头是鸥鸟飞翔

雀鸟的脚了得
只一步便上了枝头
生命的缘由
写了一部《人和自然的进化论》

驴的蹄子暴躁
温顺的绵羊也有角
生命的历程
是无尽的思索

时间在这头结冰
在那头融化
这头是黯淡
那头是光亮

大自然是辩才
出口即为理由
将人间
推向一场辩论大赛

乡间故事

■ 和建华

晨雾被雀鸟揉碎
夏风叩响木门
老墙根的青苔下
蚯蚓在拱动

蝉蛻悬在枝头
正午的阳光煮沸空气
脱壳的灵螭撕开喉咙
把夏天唱成滚烫的浪

蛙鸣在暮色里涨潮
一池荷叶举起翡翠碗
接住倾落的骤雨
星星跌进蛙鼓的节奏里

夜露凝结在流萤的舞姿里
荷苞心事蜷缩成墨点
蘸着蛙鸣在水面写下
关于生长与绽放的诗行